

灵魂

周 迅◎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手记

ZHOUXUN ZHU
LINGHUN SHOULI



灵
手

HUNAN WENYI
CHUBANSHE

灵魂手记

灵魂手记

周 迅◎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魂
记

灵魂手记

周 迅 著

〔湘〕新登字 002 号

灵魂手记

周迅 著 责任编辑：曾玉立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125

字数：162000 印数：1—6000

ISBN7—5404—1667—X

I·1330 定价：13.0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长沙县高桥镇 邮编：410145）

序

彭见明

猛见周迅的名字频频出现在诸多报刊中，且出手不俗，甚是老成，且很快又结出几本质地不错的集子，于是周迅便要引人注目，略略打听，知周迅就在离岳阳城北去数十里一家曾经辉煌过的大工厂里尽一份文职。想一想，那个地方，倒也是能成全文学的周迅的。第一是那里远离闹市，远离喧嚣，也远离文坛的种种芜杂，周迅独享了一个清静干净的做学问的环境；二是他始终以一介草民的身份，生活在普通工人之中，大众的生活，平民的生态，对于文艺作品，无疑是一片最肥沃的土壤，甚至是最鲜活的血液，所谓体验生活，对周迅来说，是一个好笑的词。

周迅多写精短的杂文和散文，这让人不由得要联想

到周迅是否因崇仰文坛泰斗鲁迅而冠以自己一个“迅”字，好在清淡的笔墨劳作中增添些许勇力。好在练笔中求得一面明净的镜子。却不是，其名乃父母钦定，笔名倒也有，叫笠翁、渔客等。但以写短文见长的周迅，我想他是崇仰短章大师鲁公的，本书某篇，他就因谒拜鲁迅墓时，见世人冷落先生而愤愤不平。我想唯学问是值得崇拜的，学问家亦如此。

六十年代出生的周迅，知做学问难，写文章难，因此有过比较充分的文学准备，阅读面颇广。要做好杂文，也必应是杂学丰富。我读周迅其文，见其关于佛的、道的、史学的、哲学的、伦理的、音乐的、绘画的、西人的、古今国学诸多大师的民间习俗的种种，都有比较深博的掌握而绝非抄袭、拿来。我想正是因了周迅如此扎实的努力，才从一文不名到被诸多编者和读者认可。世上诸多职业中，唯文学一行最不好混。“市场经济”其实是最早在我们这一行中运作。

“不必膜拜任何偶像，也不必臣服任何阴影。手持火把，我就是光明之神。”我不经意就于周迅文中挑出这么一句有力的话来，我很欣赏这种人生观——假如它能作为周迅为文为人的准则的话。

同时剖析周迅文风，于此也可见一斑。周迅以其语言之准确、节约、富于弹性、不做作、无矫情、寓含哲理和正气还有诗意而能吸引我。

我言周迅老成，并非溢美。我看周迅写杂文，是崇仰过鲁迅先生犀利厚实之风范的。时普天下流淌着花前月下、粉黛脂香、卿卿我我、艾艾怨怨或者是故作高深、游戏

文字的散文，周迅能不屑世俗，险走冷峻深径、是难能可贵了，也是人们必定要承认他的了。

周郎嘱我为第四本书《灵魂手记》作序，实是惶惑，皆因我做短文，尚在探索中，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自如，是远不如周郎得心应手的。在凛冽的寒风中，我在做这篇尴尬的小文。由周郎我想到了历史故事中另外一个杰出的人物——那是古三国战场上英名显赫的“周郎”——现在我就安坐在当年周瑜将军的策马之地，周迅也是；岳阳是吴国的邦土，远古的金戈铁马、铿锵之音，我们分明是能独有感受的。今日之周郎，能养昔日周郎那般大气磅礴、迴肠荡气的豪气么？这是我期待的。

结束时我想到了一句俗语，叫做：尺有所长，寸有所短。西人梅里美，国手鲁迅、沈从文、汪曾祺等诸公，著文均以短见长，以短胜长。周迅日前亦这么走，是否坚持这么走或者再走一段？操短器若是达到心手合一、炉火纯青的地步，亦是任何长锋也无可匹敌的，文坛自古从不以长短论英雄，况时下文章越写越长，其中当然也不排斥赚稿费的因素——当然这也无可非议。但仍能持短器者，便更难、更要能耐寂寞、更需毅力。

据说大书法家林散之先生，持正楷直到六十岁才变体，此变就是大悟大彻了。此说亦可为周郎作参考的。

序于丙子隆冬。户外设雪，好读书的天气。

目 录

目 录

序	彭见明
第一辑 凡人俗眼	
无言的心态	(3)
夜行人的踱步	(5)
陌生	(7)
人品的本然	(9)
懊丧	(11)
阳光不灿烂的日子	(13)
习惯	(15)

灵魂手记

不废书城天一阁.....	(17)
年龄.....	(20)
渴望红粉知己.....	(22)
隔着一层灰玻璃.....	(25)
淡漠.....	(28)
欣赏.....	(30)
神秘的贺卡.....	(32)
少年时代的朋友.....	(35)
清淡人情.....	(38)
平凡中的不俗.....	(41)
水·人	(43)

第二辑 黄昏看云

洞庭笔记	(47)
黄昏看云(外三篇)	(49)
有意无意	(54)
生命源	(56)
远方	(58)
音乐圣殿	(60)
北方·南方.....	(63)
心之景	(66)
读自然	(72)

第三辑 点燃心灯

孤独的萨克斯风	(77)
点燃心灯	(80)
远行	(82)
归心	(84)

目 录

在浮躁中穿行	(88)
远和近	(90)
清风穿心	(92)
那一份淡淡的挂念	(94)
默坐一刻	(96)
心动	(98)
心境	(100)
心情	(102)

第四辑 写在书海边上

荒唐岁月的重新审视	(109)
一本“冷冷清清”的书	(112)
诗人的“杂文作坊”	(115)
文坛一景“老来俏”	(119)
蹊径幽味浓	(122)
知味？知味！	(125)
滚烫的心	(128)
冷热之中话文坛	(131)
聊以备考	(142)
神秘中的简单	(145)
且看东西南北人	(148)
拉近距离	(151)
读书十三乐	(154)
为人作嫁的尴尬	(157)
由《新编京剧大观》想起	(160)
“每日灵修读物”	(163)
《胡河清文存》掩卷	(166)

灵魂手记

蹊径通幽处 (169)

可读可不读 (172)

怪亦有道 (175)

“模糊”有益 (178)

第五辑 灵魂生活词典

·第一辑·

凡人俗眼

那座沿麻石阶攀升的古寺
袅袅又踱来一张微笑的红签
如茵的眼神
滚过了阵阵浊浪

无 言 的 心 态

没有月光也没有星星的夜晚，把泡沫涌动的浮躁沉到西城秀树苍郁的歌曲里，日语的歌词如风过耳，但那冲越孤寂的旋律却与心同律。

所有的感觉被现实磨损得似陈年老白菜的荒凉，灵魂的极处飘来没有理由淹没的自信。于是将凝结的血液一节一节化冻。

那座沿麻石阶攀升的古寺袅袅又踱来一张微笑的红纸签。人头攒动之中，如茵的眼神滚过了浊浪阵阵。

无数次提笔，却不知珠玉迸落的夜晚是否还寄存在静静的明眸。

不想说孤独了，不想说寂寥了，一切俗不可耐的形容词继续用于精神的消费，除了添一张心绪的帐单还能剩下什么呢？

真想等待一个气息清纯的人偶尔来坐坐。红尘漫漫里已经非常久远的气息依然给人一缕青烟般的遐想。

走在市声喧哗的街上,与许多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挤出笑的意思,算是流行的公共关系的基本手法。为手法、为规范,为人伦道德,为真真假假的表皮而天天做着相同的精神操练。

太阳依旧天天从东边出来,又从西边下去。或许正是这司空见惯的轮回里,我们在无心和有心的缝隙中抚摸到命运的灵感。就以柔性的坚持阻击一批又一批无谓的诱惑和顽强的惰性。人生的构建在这种对抗中渐渐显出平凡里的辉煌。也许不合流行的节拍,也许缺乏潮流的亮色,但总是一种存在,总是一个骄傲,用不着装饰成拍卖品,去媚合实用的人们。幸福是什么,就是你自己感到欢畅感到充实。

想唱歌,旋律不必优美;想有人跟着轻声哼哼,只需一个相视一笑的美丽。

生活总是要有笑声的。

夜行人的踱步

夜行人踩着碎步扫过灯红酒绿，那是挥金如土的廉价豪华，让人远远地就不自在。夜行人习惯在昏暗的路灯下与低语的梧桐影子作伴，伸展全身筋骨，把每一个毛细孔都扩张到能容纳一个白日不曾做过的好梦里面去。

偶尔擦背而去一双依偎的甜腻，夜行人冒出半滴羡慕又淡然一笑，谁能保证明天夜里不是一杯苦酒在等待他们呢？看世间多少恩怨从甜腻中舀出，红尘滚滚又碾碎了多少纯真。

今夜的星空很爽朗，不必哼唱伤感装做痴情人留连戏台。

就想起梳着两条长辫的老师恬静地朗诵《荷塘月色》。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

.....”

“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象是我的；我也象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

“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

那声音真纯，纯得如在井旁一朵白透的花。那文字真纯，纯得如俞伯牙的《高山流水》。夜行人眼角灿灿的，有了一种悠长的回味。许久许久没有这般感觉了。在机械的铃声里木然地劳作，在快节奏的交易里疲惫的应付，早上的太阳跟黄昏的太阳都是同一色彩，金钱的喧嚣与诱惑早已萎了稀薄的如荷朗月。

终于又看到了，袅袅亭亭的莲叶，牵回灵的朗照；终于又听到了，“如梵婀玲演奏着的名曲。”夜行人就响响地打了一声唢呐。这世界并不那么可悲么。

夜行人也有蜗居，蜗居里也有过红红白白大大小小的故事。灰灰的壁面下，一盏不亮也不暗的灯照着无眠的壁脚，收拢一堆可说可不说的情绪。长长短短的日子鲜活过，潮湿过，响亮过，又嘶哑过。说不准明天早上是什么样的天空。夜行人踽踽在小巷的尽头徘徊，捕捉星空下剩余的生动，长夜或许就这样悟出些许禅意。

夜行人穿越孤独，前面有岁月舞动妩媚的腰肢。那就和着清凉的钟声踩准了点子踏出吱扭吱扭的意趣来。